天方至聖實錄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六

感應補遺

吾聖感應萬端、不能悉紀、前篇所載年月可考、其有年月、無考、而歷見于經傳者、補附於後、

趨夕照

戰陣誤晡禮、日已下地、聖亟跪地、禱曰、主也、若爾慈憫衆生、事當若何、日忽躍起高地數竿、晡禮畢、日落、

令開月、

耶穌初行時、有外道難之曰、果為天使、必有奇徵、聖人曰、吾道以常不事奇異、衆愈戲難之曰、必令月破、吾人乃服、聖乃默祈于主、月終而分、衆訝之曰、術也、迨至遠國、馳驛報異、衆乃欽服、

異星現

吾聖生時、天現異星、天下見之、占奇識異、而來朝者、以萬計、聖人發屋隱

夷火熄

夷火者、拜火人所之燃火也、正當燃火時、聖人生、倏皆熄滅、

萬滙中流

天下四海居大地之四圍、有中海居大地之中央、即墨克海也、中海之流恒流于四方、而中海恒满而不竭、今聖人生、四方之海皆會貫于海中、而中海如常、亦不溢、此聖人生而萬國來朝之象也、

天下毀佛

自吾聖生天下知佛像之無益毀滛祠除佛像少焚僧尼者不可勝數

縱麞

麞爲士獵訐于聖曰有乳麞待食乞還哺之再至聖人曰信乎麞矢之曰決不失約也縱之果如期而至聖嘉其信復縱之

徵烏

外道人不服聖化詰之曰天差何徵而爲天

差將有飛鳥啣金箋落地視之有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之文

樹證

聖旅次見途人奔遽呼而止之曰行何遽對曰還家聖人曰如此之遽奚可以還家途人悟請曰必如何而可以還家聖人曰念清真言還家矣汝云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途人曰是亦有徵乎聖人曰是物皆徵也側有樹忽作吟哦聲曰宣躬作甫

眞主饒差、三遍旋、人驚倒伏地、願服教

樹行

一士來信聖之爲天使、而問徵、聖人曰、汝語溪邊某樹、天差呼汝、士忍不言、樹忽搖動、裂土而起、根鬚歷歷、若人行、至聖前、作色、嘲、曰聲、聖命退、樹歸原所、士大駭、叩下、聖止之曰、勿勿、人不與人叩頭也、士曰、莫尊于天差矣、聖人曰、天差眞主之奴也、人人皆眞主之奴、類與類不施其尊、况至尊乎、額也者、人身至

尊之位也、只可以奉至尊之主矣、可施於同倫、若其可施、則婦可施之于夫、子可施之于父、臣可施之于君矣、以有至尊之主在、故均未可也、士曰、然則卑之于尊、何以爲禮、曰以口親地、親門庭、親足、親手以等、以興、士乃以口親聖足、依依服教、

枝垂護體

聖野園樹下、羣枝委地、互結若編籬、遮護聖體、

地裂吞垢

聖每遺垢、地自裂吞之、復掩、

賚穗證

野人問聖德、進賚穗、曰、敢問天差之證、聖人曰、即賚穗可證也、賚穗忽吐人言曰、我證委質爾穆罕默德、是主欽差、野人驚倒、入教、

狼證、

默底納之野、狼奪羊去、牧人追之、狼拒羊于壟巔、呼曰、主賜予祿、爾來奪耶、且爾一羊不

可失兩世之眞人而不知奉耶穌人慌怯歸城告于聖、聖曰、爾當知此爾無知耶穌人、遂服教歸討其羊、假奪者仍在、

山石草木讚頌叩頭、

聖人行門弟子從之、隱隱聞忒思比合聲、讚頌甚確聽之、乃聖手提砂子也、傳之補白克仍甚行之尼納思聲止矣、傳之歐墨爾歐思莊手後須不毀、

爾里從聖行于墨克之鄉、見山石草木皆與

聖門、頭道色闢爾里驚惕聖慰之曰萬物皆讚爾不知也

遊左爾白際立石與聖叩頭道色闢朝覲人

歷歷見聞、

阿叨涉曰、一切山石草木、俱與聖道色闢、吾

歷歷聞之、

查弼爾曰、一切山石草木、俱與吾聖叩頭吾

歷歷見之、

山鼠證聖、

聖坐于門入會館、有獵者携山鼠入、指聖而

問曰、是為何人、衆答曰、眞主欽差也、獄者向之曰、捐躁、蹋、污、穢、二活佛名為誓、吾决不信汝為天差也、山鼠忽吐人言曰、于爾應答、于爾慶幸、爾乃聰明歷練之人、聖人曰、吁、山鼠、疇爾屬之、山鼠對曰、寶關在天、法令在地、道行在諸海、科責在人、賞在天、圖罰在地、禁者、吾其屬之、聖人曰、于為何人、山鼠對曰、眞主欽差、萬聖領袖、信爾者昌、謬爾者亡、獄者聞竟、大驚、伏地請罪、遂服教、并縱鼠、

駝羊叩首、

聖遊于土圖、駝與之叩頭、士亦叩頭、聖禁之、曰、人不與人叩頭也、

補白克見羊與聖叩頭、曰、羊且知禮、弟子至合爲之、聖人曰、佛人爲萬物之至尊、同類不相叩頭也、呼、補白克、汝輩人類之尊貴乎、曾做吾元形之寶光、曾受諸天神之叩首、斯真主寶鏡之臺也、

歐墨爾曰、兩間之物、莫不與聖叩頭、以莫不

知聖爲天使、故聖人之駝、必先卬頭、然後負乘、○聖駝所至處、山獸畏之、○聖人歿、駝不食不飲、繼聖而亡、

鵓鴿編棚

聖開墨克日、萬鴿盤旋于空中、入城時、編翅爲棚、日蔽乃散、

愈病、

胎瞽求明、聖爲代祝、遂明、并能覩物于夜、

一士病渴、使人求治于聖、聖撮土、和以唾津

授之使穪笑其戲病者信而啖之愈笑者飲得渴病死、

哈比卜目病至瞽黑睛全白、聖憐之名至以氣吹之白睛轉黑雙瞽復明年逾八十而能穿針、

廓立蘇木巽侯地征胸膛中箭、聖以唾津塗之愈蒼疾俱除、

海北邇徵饗里蠱毒箭中臂、命危、聖以氣吹之安、

竿篤足被劍傷、聖吹之、愈、
濠徵爾里脛折、不可下鞍、請聖吹之、愈、
爾里嘗病、一日病不能起、聖臨視、為之祝曰、
主也、治之、安之、旋以足蹴之、爾里應蹴而起、
無復再病、
穆爾與宄白得爾徵、被厄卜折害斬手、絕提
手見聖、聖以唾津粘之、手續、勇力益甚、
何比卜白得爾徵、遭劍削肩膊、半身皆廢、聖
以手撫之、愈、每禦敵爭先壓衆、

一婦携子至訴曰若子喑啞聾瞶妄無所抵

聖取水盥漱而飲子以手撫其胸抹其面子忽朗誦清眞言服教聰明逾衆多學皆通

一婦訴子癲疾聖以手抹其腹俄吐物如犬蒸疾痊

一士欲隨征手掌有肉瘤不能執劍并不能提韁訴于聖聖以手掌合之瘤滅無踪

阿必得被撃頭破血流訴于聖聖誦都阿吹之血跡無頭亦整面光如滿月

韓作勒頭瘋痛甚、聖以手摩之、痛止、

民有痳瘋、居人惡之、欲去其國、聖憐其貧而無處、以沐水遺之、沐浴而痊、皮膚粉嫩如少女

癲疾久不愈者、乳兒驚瘋、諸醫不治者、得聖汶而愈、

一士癈瘋遍體、得聖沐水抹之、全無、

阿以洛患頭痛、聖以手摩之、愈、

一人夜行着邪魅、聖命沐浴虔誦清真言、數

逾而愈、

起亡

一外道其女落澗而死、告于聖人、願服聖教而救女聖問其女名呼之女應呼而至咸服教、

一少年亡、既殮且櫝、有兄瞽痛悼甚、奔訴于聖、曰、吾弟方欲遵信服聖教、不幸早亡、瞽無依、聖爲之祝、尸忽躍起、頂棺而出、解殮而索食、兄弟咸服聖教、

查必爾二子戲于高臺、兄戲殺弟、死兄驚跌臺下、折頸亦死、時查以餉聖軍、故匿之、迄聖至、供饌、聖命二子陪食、查托以出戲、聖入、曰不得二子、誓不食、夫婦慟痛、告以故、聖慰之曰、母悲、命其母呼之、二子應呼而至、嬉戲如常、陪食焉、

一士陣亡、母老無養、悲訴于聖、聖命覓尸至、捧手告祝、尸忽躍起、如寢興、

洒必惕亡于蘇馬默征、既葬、砌門已、忽穴內

有聲、曰、穆罕默德天使哉、補白克忠信哉歟、墨爾撒拾希德哉歟、思花在右獨慈之主哉、急啓門視之、仍寢也、

筆篤卒于默底納之野、盤載歸城、諸婦號痛哀泣、忽聞櫝中有聲、曰、眞主欽差萬聖領袖生而知之大聖也、所言眞、所行實、四配之繼立、襲位盛矣哉、吁吾不能目視其盛矣、吁天差、色、喇、目在爾慈憫、吉慶在爾、急啓櫝視之、尸已僵、

落髮驅魔

哈立德爲逆魔魅、取聖落髮三根、藏帽中、邪魅祛、到處逆人畏之、較先勇加十倍、

衣物除疾

聖後世人取其食器、如碗盞之類、盛水飲、可愈一切病、

補白克女藏衣一襲、曰、聖服也、凡病醫藥不効者取衣服之、或以水濯衣而飲其水、或以水抹其疾、即愈、

陋甘泉井、

聖陋落厄納士井、甘冽冠通國

滲滲泉素稱清冽、聖亞落井遂發甘香、以之和藥無病不治、攜之涉海遇颶即息、祛邪僻尋、見効實多、

或人以聖冰水傾古、巴井中、永不竭、

聖過苦泉欲取水、衆答曰、苦水也、聖曰、否、甘泉也、汲之果甘香無比、

饑瘵饑癘、

偶閣立子曰、聖飲麪湯、吾乞其餘而飲之、每一念及、饑時則飽、渴時則消、

折枝化劍

陝啓合曰、德爾征劍廢、聖取片木予之、斬將搴旗、對敵殺虎、無不如意、哈哲實劍失、聖予以棗枝、忽化爲劍、利勝賓鐵、

遺木爲燈

格他得從聖夜行、畏黑、聖人曰、從吾則不昧、

明日、授格他得寸木、曰、佩之入夜可當明燈、袪邪僻惡、佩之果然

手嬐爲姝

格他得貌醜、人惡見之、聖以手抹之、遂丰麗異常、后宰納卜色較諸后爲差、恥不先事、聖以沐水灑其面、遂成絕色、

微[illegible]自體臭、每事畢後、聖命以其沐水抹之、遂發異香終身不改、

指穢成壯、

駝牛羊馬凡經聖手摸過即肥壯超羣飽乳蕃息聖遷熙底酒路途乏食乞羊乳于老媪媪對曰旱荒羊不得飲無乳聖指籌下曰若羊有乳也媪笑而喚之曰是羊數日不食羸極矣聖曰汝試取之羊忽跳起乳裏滿欲滴是羊活十八年肥壯稱異蕃息數萬

餅變爲沐

底代比葉微拜時至而無水僅得一餅奉聖聖以沐訖傳餅查必爾沐訖復命查必爾

餅各營傳水千五百人俱得沐而餅水如故、

指灑全營、

全軍無水、不能炊、聖命各營取器、至聖以指納器中旋得滿溢、分灌不竭、及起營衆水全收、

升麥飼千人

豪征將、有士欲飼聖軍、止升麥隻羊、或告于聖、聖命治饌烹羊、俱存釜中、伺聖視餉、千軍俱得飽飡、而釜饌盈滿如初、

囊棗足三軍

軍旅行急、不暇炊、且饑甚、聖命士取棗囊沿途馳送、採棗取給三軍、飽食

命地棄尸

有書吏盜器入、遂死、聖人曰、若人也、地不掩尸、既葬地、隨棄出、信至厄卜脫里合往視之、暴于地、問土人、對曰、葬數次、而地出之、爲狠狗盡、

折杖自燬、

欸思花執杖逆人奪取屈膝折之衆驚叱之曰此聖人杖也逆誰笑而去俄而足脛浮腫至絕而死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六終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七

滇南馬　注著
金陵劉　智註

至聖讚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

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而與天地日月同功也以實言之生聖人即以補天地日月之不逮也天地日月形其表聖以神

其理者也、
隋唐之際異端雜興鳴羽西方紀綱廢而尊卑倒置士折節於闍黎教道衰而眞傳熾編民稱子乎釋氏。
譬曰蠆芒毒、蝟內汚外刺、蟬鳴鼓翅驚人、皆喻異端邪説之不可近也、自異學行而正學衰弱、人綱國紀顛倒混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不可問焉、以故君親反拜、貴賤瀆倫庶民止知有佛而不知敬畏天命大人矣、

普天長夜目瞽耳聾質愚爲之失路伸神爲之靡依日月爲之失明乾坤爲之減色異端一熾聖學不明雖有天罡不足以位尊卑雖有日月不足以爲明照是非顛倒人心惑亂莫之適從矣經云聖人者天地之鑑其關此歟

右世亂紛爭罔知共主

周代八百諸侯皆各主其主而不知周天子爲天下之共主也諸家禮天敬地拜佛祈神

而不知敬事造化天地神人之主爲眞主亦猶是也、

大哉聖人命立天地之前挻生萬聖之後

天地未有之先、萬理具足、而吾聖之命爲萬理之根原、天地既形之後、萬聖代出、而吾聖爲萬聖之封印、所謂集大成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在此歟、

泥光毓秀御闕發祥

天地初闢、人祖肇生、類啟寶光、卽吾聖之元

形也、普世之人、皆始于一點所謂種子也此百千萬億點、皆藏於阿丹之脊、背惟吾聖之一點、欽于阿丹之頟、頂所謂泥丸宮也、傳曰普世之人、根于普地之土、吾聖之元形乃天堂之香泥也、天堂有樹、廣大無量枝葉婆娑、葉皆著吾聖名號、而天堂諸有、皆頌讚之

感神光於鼻祖、肇元命於先天、

鼻祖阿丹為開闢天地之祖也、傳曰惟鼻孔先開、以喻阿丹也、人懷母腹中、諸竅皆閉、人

祖初生，遊歷諸天，見天頟云，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不知其爲何世何人，眞主勑命曰，乃爾之子孫，萬聖之領袖也，阿丹思見其人，命下曰，呼汝當體有其元形，舉指可見，阿丹遂舉食指觀上，泥丸之光，映於指甲，而于甲鏡之中見聖光焉，元命者，萬命之元，卽先天萬理之根原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資始資成之開也，

聖哲天縱靈異於初生，

吾聖生而神知，不學而無所不通。初生即掩面遮羞，躬𠔁眞主，口呼教生，執即取綸讚主。須名行禮，尚右，不嬉不戲，不近佛室，不觀祭賽。孩提時，儼若成人。

先代神蹟兆祥光於東土

隋文帝時，天見異星，太史占之，曰：西域有大聖人出。使使求之，聖使鑽哈白偕使來東，敷建懷聖光大寺於番居之（番州廣東省城）。動星辰，犯火水，會百川而中注。

吾聖初生、妖星亂墜、夷火乍熄、夷火者、拜火人所爔之火也、正當爔灼、聖人生後、皆熄滅、人不知其故也、天下有四海、居大地之四圍、有中海、居大地之中央、中海之水、恆流於東西南北四方、當吾聖生時、四海之流皆中注、蓋海朝宗之意也、

[illegible][illegible]關[illegible]象上騰鬼神以夜號、

聖初生時、啟思喇王之宮殿崩塌、啟思喇無道君也、後因不信聖教、遭神殛死、此先兆也、

厄卜爾海北涉王之逆族也、欲毀克而白以象兵來勢甚凶湧、眞主命小鳥啣沙子擊之、人象俱死、正當聖初生際也、時天下邪祟鬼鬨、聖人生、咸驚泣夜號、相謂曰、大明獨世人、魔不能爲用矣、

神佛倒塑證聖天祿

聖人生、天方之佛像倒撲於地、遺譯之佛像、祈禱無靈、凡稱活佛者、皆瘖啞失智、一切術數占卜之事、皆凶吉成毀反常、無應、當此之

時天下萬國皆毀滅祠廢佛像驅逐僧尼道士知其無所用也聖人之生應天順時與古經所載之年月日國土名稱及一切祥徵瑞應無不符合是以古今稱之爲聖天下服之爲聖卽聖亦不得不自任之也

[illegible]光發靈雲頂覆

昔聖胸臆之間生有肉阜如印蒼質赤文曰奉天闡化見者莫不傾服其爲聖行止之際有白雲覆頂人亡其處視白雲卽得

香馥馥以侵衣蠅翛翛而避體、

吾聖身發異香透體襲人所到之處留香三日不散蠅不近體蓋蠅不歇至潔處也更畏馨香

若夫廻久累分圓月感爲衆以輸誠郸淖懊蜅禱日已入地聖匪跪禱曰主也若弭慈憫衆生事當若何日忽躍起高地三竿逆寇難聖曰若道果真月可破乎聖默祈於主月忽兩開良久乃合由是千萬人咸服願

教、

歷幽明親對越登九霄而直上、

九天七地之所在有色界無色界無無色界、聖於一霎之際遍歷無遺亘古通今之事已往者未來者現在者今世一切所有後世一切所有賞罰善惡以至萬有歸復之竟聖於一覽之時備覽無漏而于九霄之上對越眞主親聆妙諦凡一切禮儀威儀垂萬世而不易者皆于此際定焉識者曰聖人登九霄而

見主、猶寶鏡出匣而爲照也非主在九霄之上也、主無方位也、

懸石作千年之證兼杜家殿之疑、

吾聖登霄、乃由古天房踏石而上石隨足起棄石而登石遂留於空至今不墜見之者莫不讚歎不敢過其下留以作登霄之一證、當時聖登霄還述其所歷所見士有疑者謂一霎之間何得遍歷如是事多歸第見婦剖魚取水洞邊、俄變爲美女會王子欲取之歸十

餘年生數子富樂極矣、偶憶往事、倏復原形、縱跳河邊水器仍在、亟提水歸、婦尚烹魚未熟、大駭、蓋聖聖尚講登霄之事未竟、舉其所歷、聖命記之、以作登霄所歷之一證、稿自克先賢曰、聖人之事、一瞬千秋、萬古一夕、安可與衆同論、聖人曰、真主尊前無晨夕也、

大道於是方興、舊人因之始悟、

自爲聖至登霄、近十二年、其立教行事之禮制尚未大定、亦未盛行、迄登霄而後、則人心

大定教道風行、遠國之人多來歸服何也、于古未見之事於登霄見之、千古未明之禮於登霄明之、愚人不可以言解、而智者復難以理議、故聞登霄之事不能不心折而順服也、
大聖人教闡千聖之後道徹天地之原
挪赫國王行二氏教遣使謁聖問造化最原、歷代因孛、答之曰萬化起於眞主、萬教歸於末聖、王大服曰、聖人教闡千古之後、道徹天地之原、

若夫受眞經遵明命擁天仙而服鬼神統御三
才
吾聖爲聖非自居非人稱非徽號乃眞主之
明命敕之以經書代主立極者也故能統御
三才而在天之神在地之祇人世之帝王臣
民莫不仰瞻而遵順之
作之君作之師奉天討以正羣逆明幽兩濟
凡聖人有德而無位則不能專征伐帝王有
位而無德則不能興治教吾聖則德位兩全

聖人之德能幽贊乾化而不能明治愚頑帝王之威能明伏豪強而不能幽制神鬼吾聖則明幽兩濟、

明徹高厚化及蠢靈

此總結統御三才明幽兩濟之義感通之理、畢見於斯矣、

感蠶羊之異蛛羅擁白帝之軀

海北邏虜婦以羔羊入爵供聖、羊忽吐人言、日天差勿取吾衆毒矣、執婦殺之、遷懸廣繼

逆寇追急、潛入洞中、蜘蛛遂結網洞口、寇至見蛛網遂不入、隋文帝稱吾聖為白帝真君、

作放麞之遇、為御簽真人之牒、

士獵得麞、麞告於聖曰、有乳麛待食、乞還哺之再至、聖入曰、信乎、麞誓曰、必不失約、縱之、如期而至、聖嘉其信、復縱之、麞曰、天差孰一而失三矣、孰愛失吾約、失士祿、失吾生、感之義、聖乃命決于士、士曰、來斯信矣、吾體聖愛而愛捨之矣、直任造爾、豈為我食耶、竟縱之、

有外道不服聖化難之曰天差亦何微而爲

天差俄有烏啣金牒落下有穆罕默德是主

欽差之文

化洽人神誠感鳥獸

此又總結感化萬物之義吾聖晝勸人夜勸

神神之奉教亦猶人之奉教也

大哉聖人道傳千聖之宗忠竭萬天之主

列聖相承傳其爲教之儀制而宗旨在其忠

宗旨者何萬行歸一是其所奉之主也然而

賢知愚不肖不明主爲何物、各用思維、不免過與不及之病、惑於異端邪說、吾聖教人、先認識造化天地之主、而一切禮制功夫、俱從主起、諸家竭忠於天地神人、而不明造化之主、異端邪說乘其虛疑而入、迷於鬼怪妖魔之妄、吾聖教人竭忠于造化天地神人之主、凡主之所造者、絕不與事、則無疑矣、此吾聖之教所以歷遍天下而不易、垂之萬古而不移者、蓋有由矣、

感格牙之異二百年母子重逢、

聖世之前、谷速爾國王排路格牙初即位、閉
庫有庫封鋼甚密、發之、內有櫃、櫃有匣、匣有
古經一冊、備述末世聖人穆罕默德之出籍、
慧性即辭母棄國、求聖於四方、遍歷海山、不
得二百年方歸、及歸見故國之風景如舊、而
母子相見、叙往事如昨、

破泥法之藏七千人心脫誠服、

二氏首領你法格尼嫻熟四教經書、通古今

之學者七千人以問難來千問千答咸歸服

聖教另有千問錄

見祥星於天隱瑞紫氣而識所生

聖世天見其星普世見之占之知天方有聖

者出皆載寶來朝朱乎得忒爾撒兩教學人

見星皆驚曰末世聖出吾教不能久立矣皆

欲謀殺之聖初生時紫氣祥光覆蓋宮室識

者見之曰此貴聖生矣

落明月於宮懷將白雲而知所處

聖后赫底微𡍩爲女皇時夢月落懷中占者曰當有眞聖人出合配之聖自初生即有白雲罩頂隨其出入人見白雲即知聖之所在

彤幃之下影不留塵覆載之中心非住世

吾聖立日月之下光勝兩耀之明故無影若曰聖即光也光無影也聖居塵寰之中而心遊物象之表故無住若曰聖即天地之本然也本然無住也

咽怒氣於醜墓掩塵埃於朽骨

爾里慰法士默於聖、聖論爾里曰、爾去某處、見物即食、爾里往見一蘋、醜甚惡之、不得已而啖之、覺甚美、歸復聖、聖曰、即爾之慾也、初啖為艱、啊之為美、拂意之事、莫美於忍也。鎖陷曰、郊行、骨刺足中、痛甚、如為罪罰也、請戒于聖、聖以手拂之、出其骨、大如麥、命以金兌之、多金莫能重齊之、復命以星土加骨上、兌之、遂重愈齊、請解、聖人曰、人之生也、貪得無厭、使土掩之、貪心息矣

杏瓜分衆割帳解衣、

譯地進瓜聖剖食之、使出衆士請曰、天差每食必先衆今也則否、何故聖乃分其餘與衆、味甚苦棄之、聖人曰、若彼時與衆、必愧來人矣、是瓜味苦、而益廣也、鄉人進新裘一枚、聖以分四十餘人、皆得滿口、乞丐告寒、割帳予之、又丐至、解衣與之、迨至拜時、不能赴拜、天敕戒之云、勿過展手、懼怠廢政、

詩其來樹影湧指泉道括天地之機

聖野圍名樹陰蔽體、樹即移至、若人行聖行旅無水、軍士告急、聖以指納器中、水即湧注如流泉、凡若此者、來去有無、悉聽其呼應、非道括天地之機者、孰能之

起亡命息刑塚誠回眞主之怒

有士陣亡、母老無養、號訴於聖、聖命覓尸至、捧手告祝、尸忽躍起、如常開濛目有鎖哈白查必爾思欲犒軍、而不能、聖覺其意、召至、曰、得汝所有、即足吾軍、對曰、僅得一羊、升麵、聖

喜曰足矣可烹羊治餅毋啓饋釜俟吾來自
給其婦忙於治饋有二子戲於月臺見父宰
羊亦爲戲宰兄宰弟死其母以兇見驚撲臺
下折頭亦死其母以饗聖故欲隱之急抱二
尸入房掩衾下聖至自取饗軍千二百人皆
飽饌而釜饋盈滿如故後舉饌獻聖聖曰可
呼二子來陪查必爾遍覓子不見聖人曰不
得二子誓不食婦乃悲號告故聖人曰試呼
之必來也二子應呼而至絕無傷痕嬉戲如

初、聖過荒塚、倏止步捧手默祝、良久欣然而去、弟子問曰、適塚中行刑甚慘、吾不忍見之、因求主赦止形矣、是以樂之、凡若此者、生死則赦悉隨其操縱、使非手握造化之權者、孰能爲之、吁噫、聖人之事大矣哉、

大哉聖人、救發燄於御門、熄獄焰於長橋、吾聖愛民、慈衆之心大也、今世拯民於水火、去諸迷途、而歸正道、後世救人於火獄、脫離非業、而享天堂、當公判賞罰之時、而能顧庭

告赦使立烈日炕炙之下者得掌陰蔽而獲
清凉趨長橋火焰之上者荷其遮掩而得安
渡至於千古聖人帝王嘗御問之時撰橋之
際莫不告庇於吾聖以保安寧焉
仙神稱頌、廣積讚語、
天地神祇無不稱頌其德靈蠢物類無不瞻
依其化先天地頌其開化之功能中天地頌
其德教之廣被後天地頌其仁慈博愛之恩
樂而先後天之一切理象人物莫不披其光

明而得正路後世之一切功過賞罰莫不賴其提撕而獲超昇吾聖之事大矣哉

孰謂能文僉云天授吾聖生而知之不由學習天賦能文不施詞藻吐辭為經舉足為法天下古今文人才子未能與之匹也

讚曰入于聖域欽差

經曰穆罕默德非爾人父也乃為真主欽差也又曰予差爾何為慈憫普世也時人見吾

聖人上無父母下無子嗣根系皆絕其爲譏之眞主降赦以曉之若曰聖人之事不可以凡等例也凡人皆根系於祖父吾聖則根系於眞主凡人以子嗣爲繼後吾聖則以天下之遵道者爲繼後也

道不吾行棄聖克之溺士

譬克人陷溺於異端邪說不行聖人之道聖人因奉命棄聖克而遷黙底納道乃大行

德猶可眷採几杖於蒭椽

聖初至默底納講經說法、依棗樹下旣而起造寺宇、設立諭臺、則乔爲講諭、而棗樹夜泣旅夜聖喻其意乃斷樹爲杖登臺莅之

歷隆六賢選得坐之列聖

一眞主以六事貴吾聖人、從古列聖未之有也、

一以普地爲淨土、是處皆可禮拜、不必拘於一處一寺、二以搠土代沐浴、凡不得水者、或不能用水者、搠土爲淨、三、普天率土遵其教化至於永世無朋改革、四、贏財爲義、日横財贏財係

五不須威怒而遠譯畏服六獨得眞主隆愛之厚容其救度古今聖凡至於天地神祇無不仰企其庇佑有此六貴故能卓越千古而永垂萬禩也

金井三囑傳玉液於時王

金井聖塚也聖辭世之後數有遺書見於塚上遷都之九百年一見一千年再見一千又八十年又見凡三見矣書義以忠主恕人爲吃緊而以禮拜爲至要也聖陵在黙底納據

上有湯瓶、天生祖母祿寶石爲之、每日五時求禮拜前、瓶水自滿、時過則瓶水竭、每日如是、至今如是、爲留容國帝王以此感應而順教焉、

集識世之首領、爲萬天之模範、

兩世、或謂理世象世、或謂今世後世、蓋吾聖在理世爲萬命之元首、在象世爲萬聖之領袖、在今世爲道統之宗師、在後世爲主關之先領也、萬天即前世、吾聖之教乃天下萬世

之模範凡爲教者類於吾聖之教則正背於吾聖之教則邪風俗儀制不無少異耳心同理同故也

大哉聖人國而能施貴而不驕富而不滿衰而能勤衆而能應淨而長往窮神知化復命歸眞此言聖人之德見於身者有如此此明武宗皇帝評論諸教謂侍臣曰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務而不能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歸眞然諸教之道皆爲

執一偏、惟清眞認主之教、深原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明非日月所照者遠、恩非雨露所澤者深、壽莫被於倫格馬尼、富莫極於蘇來馬尼、道莫極於[illegible]壤[illegible]行時而壞、氣有時而盡、吾聖之道與天壤久、與日月光、雖教有廢墜、下愚不移、或珷玞冒玉、蘊塊而止、若病夜盲、目其何傷於日月之明、

此言聖人之化、被於橫豎上下者、如此、

迄今千載而下，率土東西，遵聖人之化，見其男女正，長幼序，貴賤分，親疏別，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寬弟忍，夫和婦順，師嚴道尊，傳忠信，禁姦詭，助喪問病，息訟解爭，顧愛親戚，和睦鄰里，恤孤弱，憫困貧，刑罰不設，盜賊不興，畫地而禁，道不拾遺。

此言聖人之化，見於倫常日用之間者，如此。

大哉聖人，功同天地之能，道冠人神之表，宜其滲滲流波，毫光侵斗

滲滲泉、名在塋克城內、克而白前、靈器殿後、在稱仙泉、其水清洌甘香、能祛諸邪、愈百病、莫能息颶風、海舟多取之、遇風浪灑之頃息、蓋聖人感應之遺也、聖人墳塚、乃天生祖母蘇寶石爲之、縱廣六尺餘、塚上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可望百里之外、蓋聖人道德之徵也、可謂至矣、可謂至矣、噫、微聖人吾將安歸、微聖人穆民奚歸、

天下之歸聖人、若百川之歸海也、歸之者爲

正為順不歸之者為迷為逆噫若而人吾不能覩其光幸而服其教不能至其國幸而蒙其化聖人往耶來往耶聖國遠耶不遠耶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七終